



传世藏书
文库

三秦出版社



文白对照 传世藏书

文库

(第十八卷)

●
水经注

●
徐霞客游记

●
大唐西域记

●
史通

卷之五

謝世

謝世

謝世

謝世

謝世

謝世

謝世

水
经
注

[北魏]郦道元 著
魏建震 译

目 录

前言·····	(7)	水经注卷十二·····	(125)
水经注卷一·····	(9)	圣水 巨马水·····	(125)
河水·····	(9)	水经注卷十三·····	(132)
水经注卷二·····	(22)	灋水·····	(132)
河水·····	(22)	水经注卷十七·····	(151)
水经注卷三·····	(48)	渭水·····	(151)
河水·····	(48)	水经注卷二十一·····	(164)
水经注卷六·····	(64)	汝水·····	(164)
汾水·····	(64)	水经注卷二十四·····	(178)
水经注卷七·····	(74)	睢水 瓠子河 汶水·····	(178)
济水·····	(74)	水经注卷三十三·····	(201)
水经注卷十·····	(88)	江水·····	(201)
浊漳水 清漳水·····	(88)	水经注卷三十四·····	(217)
水经注卷十一·····	(108)	江水·····	(217)
易水 滹水·····	(108)		

前言

酈道元，字善长。北魏范阳（今河北涿州市）人。他的出生年月不详，卒于北魏孝昌三年（527年），年约60岁左右。他一生勤奋好学，注重实地考察。少年时他便随父遍游山东，出任山西、河南等地的地方官后，遍游河南、山西、河北、安徽、江苏、内蒙古等广大地区，所到之处游览名胜古迹，“异图访蹟”、“访读搜渠”，勘察水流地势，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。在此基础上，他参阅前人著作437种，写出世界名著《水经注》。

《水经注》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地理巨著。全书约30余万言，共40卷。名义上是注释三国时桑钦所撰地理学专著《水经》，实际是在《水经》基础上的再创造。《水经注》文字比《水经》增加了20多倍，内容非常丰富翔实。

《水经注》集北魏以前中国与地图籍之大全，全面、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学术成果。它记述了全国1252条河流的发源地点、流经地区、支渠分布、古河道变迁等情况，对北方诸水记述最为详细、生动。除记述国内主要河流外，《水经注》还记述了朝鲜的溟水（大同江）、印度的新头河（印度河）等外国河流。这样大范围的河流记述，在当时堪称规模空前。除河流之外，《水经注》对古代的城邑、著名的建筑和水利工程的历史变迁作了详细记载。书中记述了中国古代城邑从勘测设计直到建筑竣工的完整资料，尤以平城、洛阳和邺城等大都会的资料为详。《水经注》对历史地名、自然地理也多有记述。书中记载了水名、山名、湖泊名、城邑名等各类地名两万多个，著录温泉41处，书中还对自然地理学中的伏流现象作了符合科学规律的研究。

《水经注》不仅内容丰富，而且体例新颖。在地理考察和研究中，酈道元深切感到《山海经》、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水经》等著作因体裁所限，失之简略，且不能畅达其意。因此，《水经注》所作，以水系为纲，详细记述河流流经地区的地形、物产、地理沿革等，尤其对河流分布，渠堰灌溉和城市位置的沿革记述最为详细，而且具有清楚的方向、道理等方位和数量概念。这种体例，开创了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。这种综合性描述，既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，又给许多历史事件增加了具体空间的真实感，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，对现今的城市规划、运河选线、寻找地下水源以及研究气候波动、海岸变迁、港口选择等仍具有现实意义。

此外，《水经注》也是一部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山水游记。

水经注卷一

河水

昆仑墟在西北，

三成为昆仑丘。《昆仑说》曰：昆仑之山三级：下曰樊桐，一名板桐；二曰玄圃，一名閼风；上曰层城，一名天庭；是为太帝之居。

【译文】

昆仑丘有三层。《昆仑说》云：昆仑山有三级：最下一级叫樊桐，又叫板桐；第二级叫玄圃，又叫閼风；最上叫层城，又名天庭，这是天帝居住的地方。

去嵩高五万里，地之中也。

《禹本纪》与此同。高诱称河出昆山，伏流地中万三千里，禹导而通之，出积石山。按《山海经》：自昆仑至积石千七百四十里。自积石出陇西郡至洛，准《地志》可五千余里。又按《穆天子传》：天子自昆山入于宗周，乃里西土之数。自宗周瀍水以西，至于河宗之邦、阳紆之山，三千有四百里，自阳紆西至河首四千里，合七千四百里。《外国图》又云：从大晋国正西七万里，得昆仑之墟，诸仙居之。数说不同，道阻且长，经记绵褊，水陆路殊，径复不同，浅见末闻，非所详究，不能不聊述闻见，以志差违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禹本纪》的记载与此相同。高诱说大河出自昆山，在地下潜流一万三千里，大禹疏导浚通了它，才从积石山中流出来。考《山海经》：自昆仑山到积石山一千七百四十里。从积石山出陇西郡到洛水，按照《地志》的说法，大约五千余里。又考《穆天子传》：周天子从昆山进入宗周，本是按照西土的里数计算的。自宗周瀍水以西，至于河宗邦、阳紆山，三千零四百里，自阳紆山西到河首四千里，共计七千四百里。《外国图》又说：在大晋国正西七万里，有昆仑墟，各位仙人居住在那里。各种说法不同，是因为道路艰险遥远，经书记载年代久远，水路陆路各不相同，路径也不一样，我见闻浅陋，这些不是我所能详细探究的，不得不暂且表述所闻所见，记录其差异，以供参考。

其高万一千里，

《山海经》称方八百里，高万仞。郭景纯以为自上二千五百余里。《淮南子》称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。

【译文】

《山海经》说八百里见方，高一万仞。郭景纯认为向上二千五百多里。《淮南子》

说高一万一千零一百一十四步三尺六寸。

河水

《春秋说题辞》曰：河之为言荷也，荷精分布，怀阴引度也。《释名》曰：河，下也，随地下处而通流也。《考异邮》曰：河者，水之气，四渎之精也，所以流化。《元命苞》曰：五行始焉，万物之所由生，元气之腴液也。《管子》曰：水者，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，故曰水具财也。五害之属，水最为大。水有大小，有远近，水出山而流入海者，命曰经水；引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，命曰枝水；出于地沟，流于大水及于海者，又命曰川水也。《庄子》曰：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，经流之大。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河者，水之伯，上应天汉。《新论》曰：四渎之源，河最高而长，从高注下，水流激峻，故其流急。徐干《齐都赋》曰：川渎则洪河洋洋，发源昆仑，九流分逝，北朝沧渊，惊波沛厉，浮沫扬奔。《风俗通》曰：江、河、淮、济为四渎。渎，通也，所以通中国垢浊。《白虎通》曰：其德著大，故称渎。《释名》曰：渎，独也。各独出其所而入海。

【译文】

《春秋说题辞》说：河读作荷，就是荷载，荷载着精气分布四方，怀藏着阴气以引度。《释名》说：河，是下的意思，随着地势向低下处流动。《考异邮》说：河是水之气，四渎的精华，因此流动变化。《元命苞》说：五行从水开始，万物都是从水中产生的，是元气积聚而形成的血液。《管子》说：水是地的血气，好象筋脉贯通全身，所以说水本身就是一种财富。五种灾害，水患是最大的。水有大小、远近的不同，水发源于高山而流入大海的，命名叫经水；接引其他水流汇入大

水和大海的，命名叫枝水：发源于地沟，流入大水，最后流入大海的，又起名叫川水。《庄子》说：秋水应时而至，千百条川水灌入河中，是描述经水流量之大。《孝经援神契》说：黄河是河水中的老大，上与天汉相应。《新论》说：四渎的源头，黄河最高最长，从高处向下注流，急猛险峻，因此水流湍急。徐干《齐都赋》说：那山川洪水滔滔，浩浩荡荡，发源于昆仑山，分为九条河流分别逝去，向北流入沧海之渊，惊人波涛雄壮凌厉，带着空中飞扬的水沫向前奔去。《风俗通》说：江、河、淮、济，称为四渎。渎，意思就是通，是用来将中原的污垢秽浊疏通到大海。《白虎通》说：它们的德性特别宏大，因此称为渎。《释名》说：渎，也就是独。各自独有自己的发源地而最后都流入大海。

出其东北隅，

《山海经》曰：昆仑虚在西北，河水出其东北隅。《尔雅》曰：河出昆仑虚，色白；所渠并千七百一川，色黄。《物理论》曰：河色黄者，众川之流，盖浊之也。百里一小曲，千里一曲一直矣。汉大司马张仲议曰：河水浊，清澈一石水，六斗泥。而民竞引河溉田，令河不通利。至三月，桃花水至则河决，以其噎不泄也。禁民勿复引河，是黄河兼浊河之名矣。《述征记》曰：盟津、河津恒浊，方江为狭，比淮、济为阔。寒则冰厚数丈，冰始合，车马不敢过，要须狐行，云此物善听，冰下无水乃过。人见狐行，方渡。余按《风俗通》云：里语称狐欲渡河，无如尾何。且狐性多疑，故俗有狐疑之说，亦未必一如缘生之言也。

【译文】

《山海经》说：昆仑虚在西北，黄河

水发源于它的东北角。《尔雅》说：黄河发源于昆仑虚，水色纯白：吸纳汇集了一千七百零一条川后，颜色变黄。《物理论》说：大河颜色为黄色，是因为许多支流将它变浑浊的。每百里有一个小河曲，每千里有一个大河曲，一个长直河道。汉朝大司马张仲议论说：河水混浊，澄清一石水，出六斗泥。而民争相引河水灌溉田地，致使黄河水流不通畅。到三月，桃花水来到就发生决口，这是因为河水淤塞不能顺利下泄的缘故。禁止百姓不要再引河灌溉土地，因此黄河就兼有浊河的名称了。《述征记》说：盟津、河津一带总是混浊，黄河比长江狭窄，比淮河、济河宽阔。冷寒的时候就会冰达数丈之厚，冰刚封合时，车马不敢从上面通过，须要看到狐狸从上面通过以后，据说狐狸听觉聪敏，它听到冰的下面没有水时才会通过。人见狐狸通行，才敢渡河。我考察《风俗通》说：俗话说狐狸想渡河，大尾巴怎么办？况且狐狸生性多疑，因此俗语有“狐疑”这样的说法，也未必完全象郭缘生所说的那样。

屈从其东南流，入渤海。

《山海经》曰：南即从极之渊也，一曰中极之渊，深三百仞，惟冯夷都焉。《括地图》曰：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。河水又出于阳纁陵门之山，而注于冯逸之山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天子西征，至阳纁之山，河伯冯夷之所都居，是惟河宗氏。天子乃沉圭璧礼焉。河伯乃与天子披图视典，以观天子之宝器、玉果、璇珠、烛银、金膏等物，皆《河图》所载，河伯以礼，穆王视图，方乃导以西迈矣。粤在伏羲，受龙马图于河，八卦是也。故《命历序》曰：《河图》，帝王之阶，图载江河、山川、州界之分野。后尧坛于河，受《龙图》，作《握河记》。逮虞舜、夏、商，咸

亦受焉。李尤《盟津铭》：洋洋河水，朝宗于海，径自中州，《龙图》所在。《淮南子》曰：昔禹治洪水，具祷阳纁。盖于此也。高诱以为阳纁秦藪，非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阿耨达太山，其上有大渊水，宫殿楼观甚大焉。山，即昆仑山也。《穆天子传》曰：天子升于昆仑，观黄帝之宫，而封丰隆之葬。丰隆，雷公也。黄帝宫，即阿耨达宫也。其山出六大水，山西有大水名新头河。郭义恭《广志》曰：甘水也，在西域之东，名曰新陶水，山在天竺国西，水甘，故曰甘水。有石盐，白如水精，大段则破而用之。康泰曰：安息、月氏、天竺至伽那调御，皆仰此盐。释法显曰：度葱岭，已入北天竺境。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，其道艰阻，崖岸险绝，其山惟石，壁立千仞，临之目眩，欲进则投足无所。下有水，名新头河。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倚梯者，凡度七百梯，度已，蹶悬绠过河，河两岸相去咸八十步。九译所绝，汉之张骞、甘英皆不至也。余诊诸史传，即所谓罽宾之境。有盘石之陞，道狭尺余，行者骑步相持，绠桥相引，二十许里，方到悬度，阻险危害，不可胜言。敦义恭曰：乌秣之西，有悬度之国，山溪不通，引绳而度，故国得其名也。其人山居，佃于石壁间，累石为室。民接手而饮，所谓猿饮也。有白草、小步马，有驴无牛，是其悬度乎？释法显又言：度河便到乌长国。乌长国即是北天竺，佛所到国也。佛遗足迹于此，其迹长短在人心念，至今犹尔，及晒衣石尚在。新头河又西南流，屈而东南流，径中天竺国。两岸平地，有国名毗荼，佛法兴盛。又径蒲那般河。河边左右，有二十僧伽蓝。此水径摩头罗国，而下合新头河。自河以西，天竺诸国，自是以南，皆为中国，人民殷富。中国者，服食与中国同，故名之为中

国也。泥洹已来，圣众所行，威仪法则，相承不绝。自新头河至南天竺国，迄于南海，四万里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新头河经罽宾、犍越、摩诃刺诸国，而入南海是也。阿耨达山西南有水，名遥奴；山西南小东有水，名萨罕；小东有水，名恒伽。此三水同出一山，俱入恒水。康泰《扶南传》曰：恒水之源，乃极西北，出昆仑山中，有五大源，诸水分流，皆由此五大源。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，东南注大海。枝扈黎，即恒水也，故释氏《西域记》有恒曲之目。恒北有四国，最西头恒曲中者是也。有拘夷那羯国。《法显传》曰：恒水东南流，径拘夷那羯国南，城北双树间，有希连禅河。河边，世尊于此北首般泥洹，分舍利处。支僧载《外国事》曰：佛泥洹后，天人以新白缬裹佛，以香花供养，满七日，盛以金棺，送出王宫，度一小水，水名醯兰那，去王宫可三里许，在宫北。在栴檀木为薪，天人各以火烧薪，薪了不燃，大迦叶从流沙还，不胜悲号，感动天地，从是之后，他薪不烧而自燃也。王敛舍利，用金作斗，量得八斛四斗，诸国王、天龙神王各得少许。赍还本国，以造佛寺。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处，双树及塔今无复有也。此树名娑罗树，其树花名娑罗伽也。此花色白如霜雪，香无比也。竺枝《扶南记》曰：林杨国去金陈国步道二千里，车马行，无水道。举国事佛，有一道人命过烧葬，烧之数千束樵，故坐火中，乃更著石室中，从来六十余年，尸如故不朽，竺枝目见之。夫金刚常住，是明永存，舍利刹见，毕天不朽，所谓智空罔穷，大觉难测者矣。其水乱流注于恒。恒水又东径毗舍利城北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毗舍利，维邪离国也。支僧载《外国事》曰：维邪离国去王舍城五十由旬，城周围三由旬，维诘家在

大城里宫之南，去宫七里许，屋宇坏尽，惟见处所尔。释法显云：城北有大林重阁，佛住于此，本奄婆罗女家施佛起塔也。城之西北三里，塔名放弓仗。恒水上流有一国，国王小夫人生肉胎，大夫人妒之，言汝之生，不祥之征，即盛以木函，掷恒水中。下流有国王游观，见水上木函，开看，见千小儿端正殊好，王取养之，遂长大，甚勇健，所往征伐，无不摧服。次欲伐父王本国，王大愁忧。小夫人问：何故愁忧？王曰：彼国王有千子，勇健无比，欲来伐吾国，是以愁尔。小夫人言：勿愁，但于城西作高楼，贼来时，上我置楼上，则我能却之。王如是言。贼到，小夫人于楼上语贼云：汝是我子，何故反作逆事？贼曰：汝是何人，云是我母？小夫人曰：汝等若不信者，尽张口仰向。小夫人即以两手捋乳，乳作五百道，俱坠千子口中。贼知是母，即放弓仗。父母作是思惟，皆得辟支佛。今其塔犹在，后世尊成道，告诸弟子，是吾昔时放弓仗处。后人得知，于此处立塔，故以名焉。千小儿者，即贤劫千佛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恒曲中次东，有僧迦扇奈揭城，佛下三道宝阶国也。《法显传》曰：恒水东南流，径僧迦施国南。佛自忉利天东下三道宝阶，为母说法处。宝阶既没，阿育王于宝阶处作塔。后作石柱，柱上作师子像，外道少信，师子为吼，怖效心诚。恒水又东径罽宾饶夷城。城南接恒水，城之西北六七里，恒水北岸，佛为诸弟子说法处。恒水又东南径沙祇国北。出沙祇城南门道东，佛嚼杨枝刺土中，生长七尺，不增不减，今犹尚在。恒水又东南径迦维罗卫城北。故净王宫也，城东五十里有王园，园有池水，夫人入池洗浴，出北岸二十步，东向举手扳树，生太子。太子堕地，行七步，二龙吐水浴太子，遂成井

池，众僧所汲养也。太子与难陀等扑象角力，射箭入地。今有泉水，行旅所资饮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城北三里恒水上，父王迎佛处，作浮国，作父抱佛像。《外国事》曰：迦维罗越国今无复王也。城池荒秽，惟有空处，有优婆塞姓释，可二十余家，是昔净王之苗裔，故为四姓，住在故城中，为优婆塞，故尚精进，犹有古风。彼日浮图坏尽，条王弥更修治一浮图，私诃条王送物助成，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。太子始生时，妙后所扳树，树名须诃。阿育王以青石作后扳生太子像。昔树无复有，后诸沙门取昔树栽种之，展转相承到今，树枝如昔，尚荫石像。又太子见行七步足迹，今日文理见存。阿育王以青石挟足迹两边，复以一长青石覆上。国人今日恒以香花供养，尚见足七形，文理分明。今虽有石覆无异，或人复以数重吉贝，重覆贴著石上，逾更明也。太子生时，以龙王夹太子左右，吐水浴太子，见一龙吐水暖，一龙吐水冷，遂成二池。今尚一冷一暖矣。太子未出家前十日，出往王田阎浮树下坐，树神以七宝奉太子，太子不受，于是思惟欲出家也。王田去宫一据。据者，晋言十里也。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，四天王来迎，各捧马足。尔时诸神天人侧塞，空中散天香花。此时以至河南摩强水，即于此水边作沙门。河南摩强水在迦维罗越北，相去十由旬。此水在罗阅祇瓶沙国，相去三十由旬。菩萨于是暂过，瓶沙王出见菩萨，菩萨于瓶沙随楼那果园中住一日，日暮便去半达钵愁宿。半达，晋言白也；钵愁，晋言山也。白山北去瓶沙国十里，明旦便去，暮宿县兰山，去白山六由旬。于是径诣贝多树，贝多树在阅祇北，去县兰山二十里。太子年二十九出家，三十五得道，此言与经异，故记所不同。竺法维曰：迦维卫国，佛所

生天竺国也。三千日月、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。康泰《扶南传》曰：昔范旃时，有谭杨国人家翔梨，尝从其本国到天竺，展转流贾至扶南，为旃说天竺土俗，道法流通，金宝委积，山川饶沃，恣所欲，左右大国世尊重之。旃问云：今去何时可到，几年可回？梨言：天竺去此，可三万余里，往还可三年逾。及行，四年方返，以为天地之中也。恒水又东径蓝莫塔。塔边有池，池中龙守护之。阿育王欲破塔，作八万四千塔，悟龙王所供，知非世有，遂止。此中空荒无人，群象以鼻取水洒地，若苍梧、会稽象耕鸟耘矣。恒水又东至五河口，盖五水所会，非所详矣。阿难从摩竭国向毗舍利，欲般泥洹，诸天告阿闍世王，王追至河上，梨车闻阿难来，亦复来迎，俱到河上。阿难思惟，前则阿闍世王致恨，却则梨车复怨，即于中河，入火光三昧，烧具两般泥洹。身二分，分各在一岸，二王各持半舍利，还起二塔。渡河南下一由巡，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。邑，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。城中宫殿皆起墙阙，雕文刻镂，累大石作山，山下作石室，长三丈，广二丈，高丈余，有大乘婆罗门子，名罗汰私婆，亦名文殊师利，住此城里，爽悟多智，事无不达，以清静自居，国王宗敬师事之。赖此一人，宏宣佛法，外不能陵。凡诸国中，惟此城为大，民人富盛，竞行仁义。阿育王坏七塔，作八万四千塔。最初作大塔，在城南二里余，此塔前有佛迹，起精舍，北户向塔，塔南有石柱，大四五围，高三丈余，上有铭，题云：阿育王以阎浮提布施四方。僧还以钱赎塔。塔北三百步，阿育王于此作泥犁城，城中有石柱，亦高三丈余，上有师子柱，有铭记，作泥犁城因缘，及年数日月。恒水又东南径小孤石山。山头有石室，石室南向，佛昔坐其中，天帝释以四

十二事问佛，佛一一以指画石，画迹故在。恒水又西径王舍新城。是阿闍世王所造，出城南四里，入谷至五山里，五山周围，状若城郭，即是蒺沙王旧城也。东西五六里，南北七八里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处。其城空荒，又无人径，入谷傅山，东南上十五里，到耆闍崛山，未至顶三里，有石窟南向，佛坐禅处。西北四十步，复有一石窟，阿难坐禅处。天魔波旬化作雕鹫恐阿难，佛以神力隔石舒手摩阿难肩，怖即得止。鸟迹、手孔悉存，故曰雕鹫窟也。其山峰秀端严，是五山之最高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云：耆闍崛山在阿耨达王舍城东北，西望其山，有两峰双立，相去二三里，中道鹫鸟常居其岭，土人号曰耆闍崛山。胡语耆闍，鹫也。又竺法维云：罗阅祇国有灵鹫山，胡语云耆闍崛山。山是青石，石头似鹫鸟。阿育王使人凿石，假安两翼两脚，凿治其身，今见存，远望似鹫鸟形，胡曰灵鹫山也。数说不同，远迹亦异，今以法显亲宿其山，诵《首楞严》，香华供养，闻见之宗也。又西径迦那城南三十里，到佛苦行六年坐树处，有林木。西行三里，到佛入水洗浴、天王按树枝得扳出池处。又北行二里，得弥家女奉佛乳糜处。从此北行二里，佛于一大树下石上东向坐食糜处，树石悉在，广长六尺，高减二尺。国中寒暑均调，树木或数千岁，乃至万岁。从此东北行二十里，到一石窟，菩萨入中，西向结跏趺坐，心念若我成道，当有神验。石壁上即有佛影见，长三尺许，今犹明亮。时天地大动，诸天在空言，此非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，去此西南行，减半由旬，贝多树下，是过去当来诸佛成道处。诸天导引菩萨起行，离树三十步，天授吉祥草，菩萨受之，复行十五步，五百青雀飞来，绕菩萨三匝西去。菩萨前到贝多树下，敷吉祥草，东向而坐。

时魔王遣三玉女从北来试菩萨，魔王自从南来，菩萨以足指按地，魔兵却散，三女变为老姥，不自服。佛于尼拘律树下方石上东向坐，梵天来诣佛处、四天王捧钵处皆立塔。《外国事》曰：毗婆梨佛在此一树下六年，长者女以金钵盛乳糜上佛，佛得乳糜，住足尼连禅河浴。浴竟，于河边啖糜竟，掷钵水中，逆流百步，钵没河中，迦梨郊龙王接取，在宫供养，先三佛钵亦见。佛于河傍坐摩诃菩提树，摩诃菩提树去贝多树二里，于此树下七日，思惟道成，魔兵试佛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尼连水南注恒水，水西有佛树，佛于此苦行，日食糜六年。西去城五里许，树东河上，即佛入水浴处。东上岸尼拘律树下坐修，舍女上糜于此。于是西度水，于六年树南贝多树下坐，降魔得弗也。佛图调曰：佛树中枯，其来时更生枝叶。竺法维曰：六年树去佛树五里。书其异也。法显从此东南行，还巴连弗邑，顺恒水西下，得一精舍，名旷野，佛所住处。复顺恒水西下，到迦尸国波罗奈城。竺法维曰：波罗奈国在迦维罗卫国南千二百里，中间有恒水，东南流，佛转法轮处，在国北二十里，树名春浮，维摩所处也。法显曰：城之东北十里许，即鹿野苑，本辟支佛住此，常有野鹿栖宿，故以名焉。法显从此还，居巴连弗邑。又顺恒水东行，其南岸有瞻婆大国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恒曲次东有瞻婆国城，南有卜佉兰池，恒水在北，佛下说戒处也。恒水又径波丽国。即是佛外祖国也。法显曰：恒水又东到多摩梨鞞国，即是海口也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大秦一名梨鞞。康泰《扶南传》曰：从迦那调洲西南入大湾，可七八百里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，度江径西行，极大秦也。又云：发拘利口入大湾中，正西北入，可一年余，得天竺江口，名恒水。江

口有国，号担祿，属天竺。遣黄门字兴为担祿王。释氏《西域记》曰：恒水东流入东海。盖二水所注，两海所纳，自为东西也。释氏论佛图调列《山海经》曰：西海之南，流沙之滨，赤水之后，黑水之前，有大山，名昆仑。又曰：钟山西六里有昆仑山，所出五水，祖以《佛图调传》也。又近推得康泰《扶南传》，《传》昆仑山正与调合。如《传》，自交州至天竺最近。泰《传》亦知阿耨达山是昆仑山。释云赖得调《传》，豁然为解，乃宣为《西域图》，以语法汰。法汰以常见怪，谓汉来诸名人不应河在敦煌南数千里，而不知昆仑所在也。释云，复书曰按《穆天子传》穆王于昆仑侧瑶池上觞西王母，云去宗周漕涧万有一千一百里，何得不如调言？子今见泰《传》，非为前人不知也。而今以后，乃知昆仑山为无热丘，何云乃胡国外乎？余考释氏之言，未为佳证。《穆天子》、《竹书》及《山海经》，皆埋纆岁久，编韦稀绝，书策落次，难以缉缀。后人假合，多差远意，至欲访地脉川，不与经符，验程准途，故自无会。释氏不复根其众归之鸿致，陈其细趣，以辨其非，非所安也。今按《山海经》曰：昆仑墟在西北，帝之下都，昆仑之墟，方八百里，高万仞，上有木禾，面有九井，以玉为槛，面有九门，门有开明兽守之，百神之所在。郭璞曰：此自别有小昆仑也。又按《淮南》之书，昆仑之上，有木禾、珠树、玉树、璇树，不死树在其西，沙棠、琅玕在其东，绛树在其南，碧树、瑶树在其北。旁有四百四十门，门间四里，里间九纯，纯丈五尺。旁有九井，玉横维其西北隅，北门开以纳不周之风，倾宫、旋室、县圃、凉风、樊桐，在昆仑闾阖之中，是其疏圃，疏圃之池，浸之黄水，黄水三周复其源，是谓丹水，饮之不死。河水出其

东北隅，赤水出其东南隅，洋水出其西北隅，凡此四水，帝之神泉，以和百药，以润万物。昆仑之丘或上倍之，是谓凉风之山，登之而不死。或上倍之，是谓玄圃之山，登之乃灵，能使风雨。或上倍之，乃维上天，登之乃神，是谓太帝之居。禹乃以息土填鸿水，以为名山，掘昆仑虚以为下地。高诱曰：地或作池。则以仿佛近佛图调之说。阿耨达六水，葱岭、于阗二水之限，与经史诸书全相乖异。又按《十洲记》，昆仑山在西海之戌地，北海之亥地。去岸十三万里有溺水，周匝绕山，东南接积石圃，西北接北户之室，东北临大閼之井，西南近承渊之谷。此四角大山，实昆仑之支辅也。积石圃南头，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，去咸阳四十六万里，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，上有三角，面方，广万里，形如偃盆，下狭上广。故曰昆仑山有三角。其一角正北，干辰星之辉，名曰闾风巔；其一角正西，名曰玄圃台；其一角正东，名曰昆仑宫。其处有积金为天墉城，面方千里，城上安金台五所，玉楼十二。其北户山、承渊山又有墉城，金台玉楼，相似如一。渊精之阙，光碧之堂，琼华之室，紫翠丹房，景烛日晖，朱霞九光，西王母之所治，真官仙灵之所宗。上通旋机，元气流布，玉衡常理，顺九天而调阴阳，品物群生，希奇特出，皆在于此。天人济济，不可具记。其北海外，又有钟山，上有金台玉阙，亦元气之所含，天帝居治处也。考东方朔之言，及《经》五万里之文，难言佛图调、康泰之《传》是矣。六合之内，水泽之藏，大非为巨，小非为细，存非为有，隐非为无，其所苞者广矣。于中同名异域，称谓相乱，亦不为寡。至如东海方丈，亦有昆仑之称，西洲铜柱，又有九府之治。东方朔《十洲记》曰：方丈在东海中央，东西南北岸，相去

正等。方丈面各五千里，上专是群龙所聚，有金玉琉璃之宫，三天司命所治处，群仙不欲升天者，皆往来也。张华叙东方朔《神异经》曰：昆仑有铜柱焉，其高入天，所谓天柱也。围三千里，圆周如削，下有回屋，仙人九府治。上有大鸟，名曰希有，南向，张左翼覆东王公，右翼覆西王母，背上小处无羽，万九千里，西王母岁登翼上，之东王公也。故其柱铭曰：昆仑铜柱，其高入天，圆周如削，肤体美焉。其鸟铭曰：有鸟希有，绿赤煌煌，不鸣不食，东覆东王公，西覆西王母，王母欲东，登之自通，阴阳相须，惟会益工。《遁甲开山图》曰：五龙见教，天皇被迹，望在无外柱州昆仑山上。荣氏注云：五龙治在五方，为五行神。五龙降天皇兄弟十二人，分五方为十二部，法五龙之迹，行无为之化，天下仙圣治在柱州昆仑山上。无外之山在昆仑东南万二千里，五龙、天皇皆出此中，为十二时神也。《山海经》曰：昆仑之丘，实惟帝之下都，其神陆吾，是司天之九部，及帝之囿时。然六合之内，其苞远矣，幽致冲妙，难本以情，万像遐渊，思绝根寻。自不登两龙于云辙，骋八骏于龟途，等轩辕之访百灵，方大禹之集会计。儒、墨之说，孰使辨哉！

【译文】

《山海经》说：南面就是从极渊，又称中极渊，深达三百仞，只有水神冯夷定都在那里。《括地图》说：冯夷总是乘着二龙驾的云车。河水又流出阳纁陵门山，然后注入冯逸山。《穆天子传》说：周天子西征，到阳纁山，河伯冯夷定都居住在这里，冯夷就是河宗氏。天子便沉入圭壁以献祭祀礼。河伯便和天子一起打开图册书籍观看宝典，让他看到天子具有的宝器、玉果、璇珠、烛银、金膏等物，都是

《河图》中有所记载的。河伯以礼待周天子，穆王看完图册，才引导他西游。远在伏羲的时代，从河中接受龙马图，就是八卦。因此《命历序》说：《河图》是帝王的阶梯，它记载着江河、山川、州界的分野。后来尧在河边建起祭坛，接受《龙图》，作《握河记》。等到虞舜、夏、商时，也都接受河献出的图。李尤《盟津铭》说：浩浩荡荡大河之水，最终东流汇入大海，从中州流过，中州是《龙图》在的地方。《淮南子》说：过去禹治理洪水，在阳纁祭祀祈祷。大概就在这个地方。高诱认为阳纁是秦国之藪，是错误的。释氏《西域记》说：阿耨达太山，它的上面有大渊水，宫殿楼观非常宏大。这座山就是昆仑山。《穆天子传》说：天子登上昆仑山，观看黄帝之宫，为丰隆的墓葬封土。丰隆，就是雷公。黄帝宫，就是阿耨达宫。这座山有六条大水发源，山的西面有条大水，名叫新头河。郭义恭《广志》说：甘水在西域的东部，名叫新陶水，山在天竺国的西面，水甘甜，因此称为甘水。这里有石盐，白的如水精，大段大段地敲碎了才能使用。康泰说：安息、月氏、天竺到伽那调御，都仰仗这些盐。僧人法显说：越过葱岭，已进入北天竺国境内。在这里沿着山岭向西南行进十五天，这里道路艰难险阻，山崖河岸险峻陡峭，这里山上只有石头，象墙壁一样直立千仞，临近感到头晕目眩，想前进则感到无所投足。下面有水，名叫新头河。过去有人开山凿石疏通道路，依靠施用梯子，总共翻越七百架梯子，翻完梯子后，再手拉脚踩着悬在河上的绳子度过河去，河的两岸，相距都是八十步。这里是经过多重翻译也不能沟通语言的绝境，汉代的张骞、甘英都没有到达这里。我根据各种史传判断，这里就是所说的闾宾境内。境内有一